

探丹青聖手古今夢

「一濤居」珍藏追溯清初至現代墨痕隱喻

中國的傳統畫作奠基於實景，以呈現畫家心中意境或寄託個人情感，其目的並不在寫景，而是寫意。日前，一新美術館舉行「丹青夢：一濤居藏品」展，展出由「一濤居」所藏近50幅的中國繪畫，當中包括22位名家的作品，如清初著名「四僧」中的八大山人和石濤、二十世紀初力圖改革新國畫的高劍父和徐悲鴻，以及在傳統中尋求突破的齊白石和張大千等。展覽囊括清初至現代多位國畫大師的作品，作品橫跨數百年，通過畫作內容、技法及題識等，一探他們在作品裡蘊含的「丹青夢」。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美婷



是次展覽展出22位畫家的近50幅中國繪畫。

一新美術館總監楊春棠表示，「丹青」意指繪畫，把展覽取名為「丹青夢」十分浪漫，「夢有分美夢、惡夢，但在中國人的畫上面所表達的夢，完全是美夢。因為不管是什麼題材，中國畫家在每幅作品中寄情比現實更美麗的意境，或寄望比現實更快樂的生活，他們把技法、題材、寓意融成一體，使作品蘊含更豐富趣味，內外皆美，這就是中國畫的民族精神。所以中國畫其實是寫意畫，讓中國人陶醉在畫中美夢。」他又指，透過展覽，希冀觀眾可從更多角度品味作品，找出畫作所表達的盼望和隱喻。

石濤畫作追思聖賢

清初「四僧」之一的石濤，其作品《菖溪詩意圖》高達3.5米，屬石濤罕有的巨幅傑作。作品最上方題了來自北宋的書法家米芾的六首詩，詩中內容是米芾從無錫到菖溪探望朋友時所創作的，而石濤則大膽地把米芾六首詩的內容用畫演繹出來，把米芾到菖溪所見的意境畫出來，石濤所錄詩句與原詩稍有出入。而畫中人物可能就是米芾和其友人。

楊春棠在講解此畫作時表示，古代人們生活中能獲取的資訊不及現今多，當畫家們看到有哪位聖賢值得讓他們成為榜樣時，他們就會去追思，會畫畫作紀念，「在這畫中可見，中國人畫畫視寫生為『習作』，並非『創作』，所以石濤畫此畫時是取景，並非把詩中描述的全景都繪下，而是把他心中認為的美好景色在畫中呈現。」楊續說。《菖溪詩意圖》糅合多種用墨手法，全圖分為前、



張大千《青綠山水》

中、後景。張大千《青綠山水》是其繪畫後期的作品，他在繪畫後期因雙眼患白內障而視力轉差，但他並沒有放棄繪畫，反之用潑墨、潑彩的繪畫方式取代細緻入微的工筆畫。張大千先在絹面塗上金彩，後把顏料潑至絹面上，因絹面被金彩覆蓋後變得平順，所以墨彩在畫面上容易造成流淌的形態。畫中大多運用石青、石綠、墨黑的顏色進行潑墨潑彩，不同色彩滲透其中如花花世界般。作品帶出生氣勃勃之感，這也是張大千的「美夢」。

徐悲鴻揚揚民族精神

受西畫影響的徐悲鴻較追求寫實感，古人描繪雪山，多以線條勾勒後再敷色，但徐悲鴻則烘染雪山的明暗向背，以加強層次感，這也是西洋水彩畫的技法。

展覽中展示的《雪景》正是以此方法創作，該作品描繪的雪山是世界第二高峰、位於巴基斯坦與中國邊界上的喬戈里峰。徐悲鴻望用此畫發揮民族精神，以畫報國。又因以前人們多以看「公仔畫」作娛樂，令徐悲鴻明白到繪畫是有效果的宣傳工具。因此他畫高峰，高峰難攀，但若要成功攀上高峰就必須有努力不懈的心。他用畫提醒人民即使身處低谷也不要放棄，只要力求上進，則可達事業高峰。

在場亦有展出徐悲鴻與齊白石共同創作的作品《雙雞芭蕉》，二人畫風大相逕庭，但是同樣講究寫生。徐悲鴻先在紙上畫上公雞和母雞，更以透視法處理提足和俯身的姿態；齊白石則在紙上以大筆寫意法去描繪芭蕉葉，芭蕉象徵美人。而每天近曉之時聽到的雞啼，雄雞代表威武，公雞和母雞配成

林風眠《墨林》



林風眠《山林人家》



石濤《菖溪詩意圖》

一對則代表愛情，把芭蕉葉畫在母雞旁表示母雞是美人，因此整幅畫則是有「英雄配美人」之意。

丁衍庸畫出寫意感

馬駱的《松鹿靈芝》則訴說了一個簡單的故事——鹿是否一定會找到靈芝？在中國人的觀念裡，鹿有長壽之意，亦是唯一能找到靈芝的動物。但在現實中，看到鹿的出現也不代表能找到靈芝，因此，馬駱畫的並非現實，而是夢境，馬駱希望夢境能成真，所以便以畫帶出心中的期盼，作品畫意為「萬物皆吉祥」。馬駱善於佈局，畫中前景畫上石塊和靈芝，雙鹿稍立於後，後景畫上山石和瀑布，層次分明，製造出立體深遠。

丁衍庸最先學習西洋藝術，後來受到八大山人的感染，傾向簡約寫意的風格，他的創作用色大膽鮮艷，其筆下的人物和動物則帶點卡通化、幽默感，畫風屬於創新派。他的作品《荷塘野趣》也帶給人戲劇般的喜感，畫中雙鳥和青蛙兩眼圓瞪，荷花、高石等造型簡約，這畫不求形似，而是只取意態。丁衍庸所繪畫的全都是一些司空見慣的動植物，但卻能帶出和諧、歡樂的感覺，他也藉此作品表示連細小的動植物也生活得愉快時，普通百姓不用大富大貴的生活也可以很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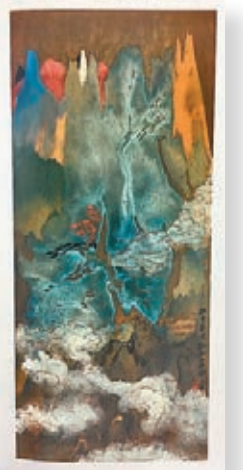
丁衍庸《荷塘野趣》

放大鏡

張大千 潑彩畫作《秋山紅樹》

題識：效吾家僧繇秋山紅樹。爰鈐印：爰（自繪章）

沒骨山水相傳由南朝畫家張僧繇（502—557）所創，他以彩色積染成畫，後人作彩色山水多冠以仿張僧繇之名，包括本幅作品。張大千嘗試石青及石綠以外的顏色，傾潑出艷色耀目的山峰。一片騰雲駕霧中，兩樹超然獨立，全畫氣象萬千，宛若仙境。



記者手記

同場看點：

藝術是無障礙的共通語言，欣賞美麗的事和隨心創作與生俱來的本能和權利。最近，一新美術館與東華三院「愛不同藝術」(i-dArt) 合辦《水墨見不同》展覽，並由即日起至6月15日

《水墨見不同》展出的作品包括水墨、書法及水彩畫。



創作，當中包括水墨、書法和水彩於一新美術館展出30幅作品，其作品是由賽馬會復康中心10位院友所了解他們與別不同的藝術世界。

藏

200件文物亮相國家博物館 「吳王夫差」青銅劍現身

戰國晚期青銅犧尊，「吳王夫差」青銅劍、連現代工藝都無法還原的獸柄青銅豆……日前在國家博物館開幕的「海岱朝宗——山東古代文物精華展」，為人們推開了一扇了解齊文化的窗戶。近200件(組)來自山東的重要文物與觀眾見面。

據介紹，該展覽以齊文化腹地地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至秦漢時期的精品文物為主體，以時代演進為脈絡，力圖讓觀眾對海岱之間的齊地文化面貌有更加直觀、深入的了解。展品數量達到近200件(組)，其中一級文物60件、二級37件、三級34件，從新石器時代延續到秦漢時期。展品大多出土於臨淄齊城及其周邊，還包括高青、臨淄、海陽等地的重要考古發現，堪稱山東地區最能代表齊文化特色和發展水平的代表性



「鄆王」青銅劍及「吳王夫差」青銅劍。

春秋中期青銅孟。



戰國晚期青銅犧尊。

考古遺物。此次展覽分為「多源同流」「競爭稱雄」「融歸一統」三個單元。「多源同流」介紹自新石器時代至商、西周時期的齊地考古學文化面貌；「競爭稱雄」介紹春秋戰國時期齊地的文化面貌及其特色，重點突出齊都臨淄、世家大族、邦國關係、歷史拐點、禮儀變革等；「融歸一統」主要介紹秦漢時期的齊地郡國文化，重點突出齊文化逐漸融入秦漢統一王朝並最終演化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的過程和趨勢。

展品中有一件「吳王夫差」青銅劍，是1965年從山東平度縣廢品收購站徵集來的。「吳王夫差」劍是春秋末年吳國以其國王夫差的名義鑄製的銅劍，因鑄製精良而聞名於天下。此劍有銘文：「攻

吾王夫差自作元用」。公元前485年，吳王乘齊國內亂之機派軍自海入齊，對齊國造成了相當大的傷害。最終，齊國取得勝利，這柄銅劍或許就是齊人繳獲的戰利品。

展覽中還有一件重要文物「銀豆」，是齊文化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之一。豆是中國商周時期常見的器形，為盛放調味品的器皿，質料有陶、漆、竹木以及青銅等。青銅豆出現於商代晚期，盛行於春秋戰國。銀質的豆較為少見。據考證，這件銀豆是中國「絲綢之路」最早的見證。在上海世博會期間，曾在中國館展出，是當時從山東省抽調的唯一一件文物。

據悉，該展覽由國家博物館與山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山東省文物局、淄博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展覽將持續到7月9日。近期，採用與地方文化、文博單位聯合辦展模式，國博已相繼舉辦「江口沉銀」「禮出東方」「古蜀華章」「大唐風華」「漢世雄風」等精品展覽。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大英博物館展愛德華·蒙克版畫 呈現象徵主義精神之美

即日起至7月21日，有機會去到倫敦的藝術愛好者，可以前往大英博物館一觀大師蒙克風采。表現主義藝術大師愛德華·蒙克(Edvard Munch)數件畫作現正於大英博物館展出，展覽名為「愛德華·蒙克：愛和焦慮」，引發喜愛蒙克人士的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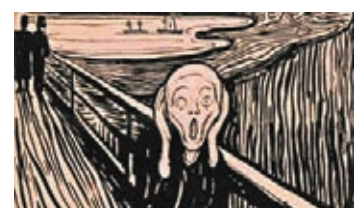
據悉，該次展覽主要聚焦於蒙克的版畫作品。英國《衛報》藝術評論員喬納森·瓊斯(Jonathan Jones)在其評論文章中稱讚該展「抓住了蒙克藝術中創作神話的精髓，相比色彩，其畫中的內容或形象更具普世性，能讓畫前的人們不禁發出『吶喊』」。據了解，是次展覽集中展示了蒙克從1890年代到1900年代創作的「似乎在描繪世界末日」的象徵主義畫作。

展中《病房裡的死亡》，被譽為是蒙克對於「亡故」最具悲劇色彩之作：在一間看起來像是舞台佈景的房間裡，一群黑衣人在無聲的悲痛中聚在一起，如同跳着悲傷的芭蕾舞一般緩緩移動。一個女孩瀕臨死亡。她下了床，最後一次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彷彿每個人都知道，這是最後的時刻。

館方在介紹文字中指出，這些表現主義的畫作不是病態的幻想，而是基於蒙克自己的經歷。除蒙克所繪的日常悲劇，展覽還陳列了蒙克為劇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的演出佈景所繪畫



蒙克為易卜生的演出佈景所作手稿。



《吶喊》版畫細部，1895年。

蒙克的畫作既殘酷又精緻，此次展覽甚至還羅列了他的一些版畫底稿，其中多件閃耀着病態的絢麗色彩：具有情慾色彩的作品《聖母》(Madonna)描繪了一個令人目眩的夢，藍色與黑色被熾熱的紅色所包圍，女子的身體裸露，胸部則由墨水微妙地勾勒出來。

喬納森·瓊斯認為，此次蒙克版畫作品展如此成功的真正原因在於：它抓住了蒙克藝術中創作神話的精髓。「這裡幾乎所有的版畫都有油畫的版本，但版畫絕不是次等的。它們是蒙克藝術帝國的核心。蒙克的色彩——包括他那崇高的黑色——帶來的感官愉悅，終究是比內容次要的。無論是油畫還是版畫，他的藝術都在你的腦海中縈繞。」



《有骷髏手臂的自畫像》，1895年。

稿，以及易卜生坐在咖啡館裡頗具個人風格的肖像：他的臉如同一張佈滿人生百態的地圖，而後面匆匆走過的行人則被蒙克寥寥幾筆刻畫下來。蒙克的成功真正原因在於：它抓住了蒙克藝術中創作神話的精髓。這裡幾乎所有的版畫都有油畫的版本，但版畫絕不是次等的。它們是蒙克藝術帝國的核心。蒙克的色彩——包括他那崇高的黑色——帶來的感官愉悅，終究是比內容次要的。無論是油畫還是版畫，他的藝術都在你的腦海中縈繞。」

文：張夢薇